

新书推介



朱自清(右)和叶圣陶。

人的一生要行走那么几次,以放下的勇气游览不同的风景,发现不一样的人生

跟随朱自清行走欧洲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时隔半个多世纪,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的《走吧,去欧洲:朱自清经典散文名篇选》(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再度与读者见面,在汗牛充栋的各色游记书籍中,朱自清的文字格外抢眼。时光流逝,物是人非,朱自清笔下的欧洲还是今日的欧洲吗?人还是不是那样的人?也许,变化的是外部世界,不变的是朱自清体验欧洲“人”、“情”、“味”的别样心情,和只属于朱自清的美好文字,他带领你我走过丰富多变的历史和四季光阴,相遇最好的风景,体味更广袤的人生。

翻开这部全彩美图的书,朱自清眼中的欧洲是空灵轻盈的,仿佛漂浮在艺术的云端:“在圣马克方场的钟楼上看,团花簇锦似的东一块西一块在绿波里荡漾着。远处是水天相接,一片茫茫。这里没有什么煤烟,天空干干净净;在温和的日光中,一切都像透明的。”朱自清眼中的欧洲还是包容并蓄的,极具开明精神的:从威尼斯独特的水上建筑,《蒙娜丽莎》的故乡佛罗伦萨、罗马气象万千的帝王风范、掩埋在层层沙土之下的庞贝古城、莱茵河畔的繁华与萧瑟,直到巴黎这个人都长着一两根雅骨的“花都”。风格各异,仪态万千,但无一不是美好动人。

门面向中学生,每篇都是以介绍名胜古迹为主,力求切入角度新鲜独特,遣词造句清新活泼。这些文章于1934年9月结集为《欧游杂记》,由叶圣陶编辑,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另一部《伦敦杂记》则主要是记录朱自清在伦敦生活了大半年的种种感受,他对伦敦的食品、书店、市民生活、政治事件,都有细腻入微的观察和描写。他写仿佛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房东母女,情真意切,让人感慨;他写海德公园里乞丐的行状和政治集会者的奇妙演讲,别有趣味;伦敦旧书店里淘书的乐趣,让人艳羡。伦敦悠久的历史积淀、诸多名人故居和各种文明遗迹,在朱自清写于70多年前的散文里散发出难以掩盖的光彩,至今读来仍让人心生向往。

海南周刊:除了旅欧经典游记,书中还收录了若干朱自清最著名的散文名篇,为什么?

黄孝阳:《走吧,去欧洲》是这部书的主要部分,为了让读者全面地体会朱自清先生散文的全貌,同时也收入了朱先生在国内的散文名篇如《春》《背影》《荷塘月色》等。朱自清的散文大部分借景生情,擅长把感情编织进对事物景态的叙述描写之中。《背影》是广为流传的散文名篇,寥寥几笔白描,情深刻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荷塘月色》则华美浓重,充满诗情画意。他看重感情,更善于珍惜和把握情感,抒情散文都能有感而发,又不温不火,读之新鲜自然,如清风指面,绿茶弥香。

海南周刊:民国学人大多经过欧风美雨的熏陶,也留下不少旅欧游记,您似乎特别偏爱朱自清的散文?书中不少插图特别精美,让人有亲临其境的感觉。

黄孝阳:朱自清不愧是一代散文大家,受他文字影响的人何止我们这一代?所以,一有机会我就特别希望出版他的书。这本以《走吧,去欧洲》为题的全彩散文集,超脱了时下流行名家散文的窠臼,变得更有“绘本型散文”的新意和精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书中散发的浓厚人文意蕴、点滴温暖情怀、敏锐所思所想,看似只是对旅行见闻的零星记录,却如一个站在麦田里的守望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沉闷如黑夜的人生中,每一只稍纵即逝的萤火虫。电光火石间,那一星一点的光亮,正是弥足珍贵的行走意义。

从这部游记里,你会跟随朱先生行走在欧洲的古街道上,满眼是那象牙白的斑驳痕迹,无论是斗兽场的残垣还是君士坦丁堡凯旋门的巍峨,似乎都在诉说着消散在历史尘埃中的如烟往事,见证这座“永恒之都”的兴衰。现代欧洲的夜景,没有上海彩灯如星的繁华,没有北京三里屯的纸醉金迷,有的是只属于它的气质——繁而不华。远处稀落的小车射出的如柱的灯光,光与影在此刻交汇,好似古老艺术与现代文明的交融。

海南周刊:曾在帕米尔高原上见识过世界上最浩瀚星空的日本作家石田裕辅如是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你呼吸了多少次,而是你有多少个无法呼吸的时刻。走出去,才能看见美得让人窒息的星光。《走吧,去欧洲》是否也有很多让人窒息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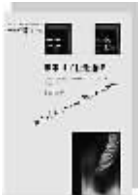
黄孝阳:在我看来是这样。朱自清以最为敏锐的心灵和独到的笔触,让我们在这里看到最美的欧洲:阳光灿烂的巴黎、公园城市瑞士、浪漫水都威尼斯、郁金香飘香的荷兰;这里有最好的人生:初夏时逛荷兰、微雨中划船游威尼斯、咖啡小店里品味地道英式美食……游览着数百幅美轮美奂的高清风景插图,仿■可以看见一幅幅动人光景在眼前浮动,挥洒着别样的浪漫气质。或许旅行最好的意义正在于此:走出去,发现比想象中更宽广的世界!■

读书札记

国内近百年经典文学作品。请国内一流翻译家为各册之译者,囊括东欧数社2012年一月隆重推出。《蓝色东欧》译丛聘欧「命名的大型引进版文学丛书,由花城出版

谁带回了伊斯梅尔·卡达莱

文\本刊特约撰稿 杜小桦



「蓝色东欧」系列丛书封面

在浩瀚的世界文学长卷中,东欧文学并不仅是由地域划分的文学类型,而是极其特殊地带上了政治、历史色彩的微妙存在。因为“东欧”是个地理概念,也与政治和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这七个曾被冠以“东欧”之名的国家,它们被宗教、政治、民族、传统、文化、侵略、迁徙等多种元素不断洗刷,其文学也被漂染上了神秘而沧桑的色彩。

阿尔巴尼亚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西岸。这个被称为“山鹰之国”的国家,民族骁勇顽强。即便是在法西斯占领期间,许多作家都是一边战斗,一边创作。因此阿尔巴尼亚的文学既受到欧洲文学的影响,也有土耳其——阿拉伯文学的影响,而频繁的社会动荡中,更是闪耀着顽强的反抗精神。

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诞生在这样一个总是弥漫着硝烟的小国,并成名于阿尔巴尼亚恩维尔·霍查时代。由此,他的作品中总离不开战争的意象,而他也永远被赋予政治化的解读。2005年,当卡达莱从5位诺贝尔奖得主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时,他说:“我是个来自巴尔干边缘地带的作家……我强烈希望,欧洲和世界对此地的认识,能从此焕然一新,也能关注(此地的)别种新闻,以及艺术、文学和文明领域的其他成就。”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亡军的将领》和《梦幻宫殿》让中国认识了带着红色激情的卡达莱,而近期花城出版社的“蓝色东欧”丛书第一辑着重推出了卡达莱的三部最新译作——《石头城纪事》、《错宴》和《谁带回了杜伦迪娜》,则给我们带回了另一个冷静卓然的蓝色卡达莱。

《石头城纪事》是一部战争小说,却没有直写战争的场景,而是通过孩童纯洁的眼睛,看战乱时期民众的复杂心态。孩子在石头城中玩耍,瓦砾废墟是他的游乐场,枪弹炮火是他的玩具饰品。成人的残酷现实却是孩童的童话世界。卡达莱的叙述冷静地穿梭在这两个世界之中,把战争的伤痛如此赤裸地剥离出来,如此让人刻骨铭心。

《错宴》用一场“错误”的宴会来浓缩了战争的荒唐与残酷。二战期间,城中名流大古拉梅托大夫,为了营救城中被德军扣留的人质,邀请有过同窗之谊的德军指挥官施瓦伯上校来自己家赴宴,并为之周旋,可是全城人却误以为他是叛徒,并在战后带给了他没顶的劫难。竟是荒诞的错误而非战争本身将古大夫逼上了绝路。命运的嘲讽与无力感被卡达莱用一个巧妙的“错”带过去了,可是留下的沉痛却让人掩卷深思。

《谁带回了杜伦迪娜》故事始于一个灵异故事,死人康斯坦丁从坟墓里爬出来,把他的妹妹杜伦迪娜从远方的夫家中带回了母亲的身边。如此骇人听闻的故事,自是会引起公众恐慌。奉命调查的斯特斯上尉竭力追寻真相,他不动声色地旁观各色人物的阐述,发现康斯坦丁似乎是由一个想诱拐杜伦迪娜的情人所假扮的。故事其实在这一个解释中可以戛然而止了。一个侦探故事的套路,接上艳情故事的尾巴正是通俗的,更是最为公众所接受的版本。

“蓝色”在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是多元的:它象征着高贵、高远、深沉、荣誉、严厉,它又象征了忧郁、沮丧、悲哀。而起源于东方医学与印度哲学的色彩疗法,却把蓝色定义为“沟通”的脉轮,蓝色,掌管着语言的表现,才能的发挥,与世人的沟通。

蓝色的多种含义,正好可以之来勾勒卡达莱的创作面貌:他以在死亡的利齿之间那种公然不服从的自由之态,写出了对恐惧和绝望的拒绝;他以高远的凝望与疏离的态度,写出了最深沉的故土之爱与去国忧伤。因为卡达莱,我们才得以一窥真实的东欧与文学,我们才得以触摸那些伤痕累累的灵魂。■